



# 文學之家

一部以寓言體呈現探討解嚴之後，臺灣社會變遷剪影的戲劇。劇中試圖以不同的「主觀」投射出心靈現實。將幾名角色各自的主觀現實拼接起來，讓不同象限的邏輯得以接軌。

## 鴻鴻

生於臺南。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畢業。著有詩集、散文、小說、劇本、評論等多種。現為「黑眼睛文化」及「黑眼睛跨劇團」總監，〈衛生紙十〉主編。本劇將以〈自由的幻影〉劇名，由鴻鴻導演，於今年十二月在水源劇場演出。

## 地點

文學之家 / 別墅——精神病院——百貨公司  
——書房 / 囚室——公園

## 人物

郭老：年約六十許。  
廖呆：年約四十五。  
Sandra 1：年近五十。  
Sandra 2：年約二十五。  
一群年輕售貨員（第一幕）——公園的人群  
（第二幕）。

## 第一幕

一間可供作家駐村的文學之家，位於近郊山間，看來是歐式的豪華別墅改裝而成。舞臺上類似一道迴廊的用餐室，有幾個出口，可見部分自助晚餐的餐檯。一邊外頭有陽臺，面向森林及遠處的海景。

清晨，郭老坐著用餐。他鬚髮不修，略顯滄桑。廖呆拿著餐盤走進，有些恍惚。他跟郭老招呼，坐下  
一道用餐。

廖 呆：郭老，早啊。  
郭 老：早。  
廖 呆：您都這麼早起？  
郭 老：人老了睡不著。你沒睡好？  
廖 呆：有蚊子。這種地方雖然美，可是蚊子沒辦法解決。捕蚊燈開了也沒用。您沒有  
這個困擾？  
郭 老：蚊子不叮我。  
廖 呆：那真幸運。  
郭 老：三十年前我在牢裡就發現了，蚊子只叮旁人，不叮我。我當時想，可能是我快死了。你知道動物快死的時候，肉會變酸。  
我想我的肉酸了，連蚊子都不吃了。  
廖 呆：喔。



沉默半晌。

廖：風景真美。

郭：對你的寫作有沒有幫助？

廖：不知道。才住一個多禮拜，還沒靈感。

郭：人家請我們來這裡住，就是要壓榨我們寫作。風景不是給你白白享用的。有享受就要有付出，這是資本主義的交換邏輯。

廖：您應該本來就有東西在寫吧？

郭：寫寫寫。我這老頭子除了寫還能幹什麼。

廖：喔。

沉默半晌。

郭：你昨天去參加什麼遊行去了？

廖：喔，進城去參加同志遊行，好熱鬧，年

輕人打扮得花枝招展。這一代年輕的創意，都在打扮上。

郭：你是同志？

廖：不是啊……我去支持他們。喔，我還遇到了仙度拉。

郭：Sandra？前兩天住進來那個？

廖：對呀。您讀過她的作品沒有？

郭：報上讀過一兩篇。很鬆。

廖：對啊，內容很鬆，文字倒是很雕琢。您知道現在的作家都這樣。非常學院派。沒太多真實經歷，都在寫想像的東西。寫得心虛，就用經營文字來補救。

郭：你不是學院派？

廖：我……教過幾天書，也學院不起來。

聽說 Sandra 現在還在念碩士。文學還是傳播之類的。

郭：美女作家嘛，書念多少不要緊。賣弄一下情慾生活，書就能賣了。

廖：她出第一本書的時候才二十出頭吧！那

什麼情慾生活，我看全是瞎扯的。

郭：她現在看起來也不過二十出頭。

廖：現在年輕人會保養。其實應該不止吧。

郭：這種流行作家，不曉得為什麼也被請來駐村。

廖：爲了打文學館的知名度吧！館長應該是想炒作媒體，表示文學館不斷在進步、在改變。

郭：知名度也能這樣打的？

廖：不是一直傳說館長要被換掉嗎？

郭：傳了那麼久，也沒換。

廖：我看他現在只要能上媒體，什麼都好。您曉得，現在媒體只對特殊話題感興趣。

郭：幸好我快結束了。

廖：您住了這幾個月，有什麼感想？

郭：以前坐牢的時候，天天盯著灰色的牆

面，渴望出獄之後可以自由在地寫作。可是現在呢，雖然住在豪華的房間裡，望著湖光山色，卻一樣是讀書、寫作，其實感覺沒有什麼不同。

廖：我兒子上學期拿回新課本，我才發現有選進您的小說。

郭：那也只是因爲意識型態被選進去的，沒什麼了不起。下次換一批人又會給拿掉了。

廖：不過您那篇描寫心靈的自由，真的是很感人。我兒子居然說，他覺得他在學校讀了十幾年書，就像坐了十幾年的牢，讀了您的小說，非常感同身受。您看，這就是跨時代的影響力。

郭：什麼心靈的自由，自欺欺人罷了。我現在發現，心靈根本不自由。你看我出來了三十年，還是只能寫那些被迫害的經驗。



廖 呆：沒嘗試過寫別的？

郭 老：作家只有一個職責——寫自己最感興趣的主題。我這個老頭子，肉已經酸了，變不出新把戲了。

郭老起身去倒咖啡，消失在舞臺上。廖呆看海景。郭老回座。

郭 老：以前我去捷克一個文學節，是在一個湖

邊。看人家玩水玩得多起勁！滑板、帆船、拖曳傘、水上摩托車……我太太就說，你看臺灣這麼多海、這麼多湖，就是玩不起來。我說，臺灣人都被關在一個島裡，關太久了，現在解嚴了，叫你去玩，你都不曉得怎麼玩了。

廖 呆：太太沒下來吃早餐？

郭 老：她昨晚紅酒喝多了，有點頭疼，待會倒杯茶上去給她就好。

好像從我出獄的那一天起，她就覺得不用再關心我了。

沉默半晌。

廖 呆：以後你們還是可以來這邊演講什麼的。

郭 老：不行，我以後不接這些什麼演講了。

你說我再寫，還能寫幾年？我得專心寫作。作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寫作。

我可不希望自己變成自己的推銷員，光講，都不寫了。

廖 呆：您現在寫的是？

郭 老：一篇女性觀點的小說。你曉得，春美生前寫了好多沒寄出的信，我現在的小說，就是從她留下的那些信取材的。

廖 呆：她生前？——是寫給誰的？

郭 老：噓——（拿起菸）我先去抽一根。

廖 呆：最近好像比較沒看到她發表散文？

郭 老：教書累得她。現在教書，一年比一年累。要發表論文、要主持研究、要參加研討會、要辦活動、要自我評鑑，亂七八糟的一堆，搞得你沒法好好教書。我跟你說，臺灣要亡國，就從教育開始。

廖 呆：是啊，我也是教了幾年兼任，看專任太辛苦了，一直沒敢跳下去。

郭 老：學校把她綁住了。我這次駐村，她就很可能沒辦法一起過來。

廖 呆：誰？

郭 老：我太太春美啊！所以我在這裡如果不勤奮點工作，還會覺得有點對不起她。

廖 呆：所以她這次沒過來？

郭 老：我跟她說，過兩天是最後一個週末了，再不來就沒機會了。可是她就是分不開身。對她來說，學生比老公重要得多。

郭老走向湖水。廖呆又發呆半晌，然後幫忙把郭老的空盤收到後面。

Sandra 1 出現，她是個年近五十的女人，穿著粉紅色的俏麗套裝，端著一杯咖啡，一屁股坐在郭老的椅子上，對廖呆打了聲招呼。

Sandra 1 ．．廖桑，睡得還好嗎？

廖 呆：哎，這裡有人坐。

Sandra 1 ．．誰坐這？

廖 呆：郭老。

Sandra 1 ．．哦——郭老？（起身坐另一個位子）你之前介紹過我們認識對不對？他一個人嗎？

廖 呆：他太太……他太太狀況有點複雜。

郭老回來，手上一根沒點的菸。



郭 老：小廖，你有沒有火？

廖 呆：火？沒帶下來。

郭 老：噢，這是——

廖 呆：這是 Sandra。

郭 老：這是 Sandra？

Sandra 1 ．．．郭老嗎？我們之前見過。

郭 老：文學之家的 Party 嘛，我記得。你就是那本書的作者？

廖 呆：《星期五之前遇到……幾個男人》對吧？是幾個？十三個男人？

郭 老：大家永遠搞不清楚是星期幾之前遇到幾個男人。

廖 呆：可是卻賣得很好。

郭 老：你是不是沒睡飽？

Sandra 1 沒回應。望著廖呆發呆。

廖 呆：Sandra，郭老問你話。

Sandra 1 ．．．喔，那你們聊，我去逛逛。

Sandra 1 去拿了一個優格，往外頭觀景陽臺走過去。

郭 老：這是 Sandra 嗎？怎麼老這麼多！

廖 呆：我覺得其實她原本就老，只是打扮成小女生的樣子。早起沒化妝，就原形畢露了。

郭 老：不對不對。她前兩天 Party 的時候，明明很年輕。怎麼住幾天就變了。你昨天不是還遇到她？

廖 呆：我其實很不會看女孩子的年紀。

郭 老：少來！你最會騙小女生了。

廖 呆：郭老你開什麼玩笑！

郭 老：我覺得這地方有鬼。

廖 呆：不會吧！

郭 老：才住幾天，就老了二十歲。這裡的房間

真的有问题。我得回房去看看春美。

廖 呆：說不定郭太太年輕了二十歲。

郭 老：（不高興）喂！別開玩笑了。

郭老匆匆往房間的方向離開。

Sandra 2 進來。她才二十多歲，穿著跟

Sandra 1 同樣的粉紅套裝，蹦蹦跳跳。

Sandra 2 ．．．廖桑！早！

廖 呆：Sandra——

Sandra 2 ．．．天氣超好的！

廖 呆：你剛睡醒？

Sandra 2 ．．．（坐下來，故作神秘的語氣）其實我剛做了一個可怕的噩夢。爲了打消這個噩

夢，我一定要變得更有活力！

廖 呆：什麼噩夢？

Sandra 2 ．．．我夢見自己一夜之間老了二十歲！

廖 呆：天哪！

Sandra 2 ．．．我也是這種感覺！天哪！我猜是不是每天待在這個老氣橫秋的地方，所以才會做這種夢？噫！

廖 呆：你該不會是說我老吧？

Sandra 2 ．．．哪裡，廖桑！你現在是最有魅力的時候。

廖 呆：你灌我迷湯要小心點。

Sandra 2 ．．．我知道你是少女殺手。呵呵。

廖 呆：（止不住得意）別聽人家瞎扯！

Sandra 2 ．．．好啦，天氣這麼好，我們今天的訪談要不要拉到外邊做？

廖 呆：我也這樣想。不過，上次不是訪完了嗎？還有什麼可以談的？

Sandra 2 ．．．比如你的筆名，爲什麼叫廖呆啦……

廖 呆：唉呦這個人家問過太多遍了。

Sandra 2 ．．．比如你會不會也做什麼噩夢？

廖 呆：我做的都是春夢啦。

Sandra 2 ．．．廖桑，我希望我把這個寫進去嗎？



廖 呆：你愛寫就寫。

Sandra 2 ．：那我就寫說你變成了千篇一律的作家，只會發春夢。

廖 呆：（沉默半晌）我這兩天其實真的有做過這種夢。我夢見我怎麼寫，都是一樣的東西。可不是春夢。是我一直在寫一個囚犯的故事，最後好像那個囚犯就是我。

Sandra 2 ．：哇，這個很精采，等一下再跟我說。我上去把錄音筆拿下來。待會一起去森林走走？

Sandra 2 又蹦蹦跳跳上樓了。

廖呆惘然了半晌。

Sandra 1 從陽臺回來。

廖 呆：他還妄想你是一個年輕的女作家，所以不能接受你現在的樣子。

Sandra 1 ．：那應該是一種投射，其實是他害怕自己變老。

廖 呆：但是我覺得最嚴重的是他對太太的愧疚。他坐了十幾年牢，一直覺得虧欠太太。

Sandra 1 ．：那你覺得該怎麼辦？

廖 呆：我們要不要恢復注射療法？

Sandra 1 ．：這個……

廖 呆：你別推託嘍，這次。

Sandra 1 ．：儀器還沒有修好。

廖 呆：那就叫院長他媽的把它修好啊！

Sandra 1 ．：你別激動。（遞咖啡給他）

廖 呆：我看院長把捐款都A走了吧！研究也不做、實驗也不做——

Sandra 1 ．：注射療法的副作用還在研究——

廖 呆：那也不能擺爛啊！病人的情況一直惡化

Sandra 1 ．：郭老……上去了？

廖 呆：對。

Sandra 1 ．：你還好嗎？

廖 呆：我好像需要一杯咖啡。

Sandra 1 去倒咖啡給他。

廖 呆：郭老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了。

Sandra 1 ．：怎麼說？

廖 呆：他的受迫害後遺症沒有改善，還有強烈的邏輯錯亂和妄想傾向。

Sandra 1 ．：徵兆是？

廖 呆：他搞不清楚他太太到底在哪裡。

Sandra 1 ．：那他太太到底在哪裡？

廖 呆：應該還在教書吧！可是很久沒來看他了。可是他一下說他太太過世了，一下又說他太太在上面睡覺。

Sandra 1 ．：是很錯亂。

下去，他也不想辦法。我一定要把這家療養院的弊端揭發出來，讓他下臺負責！

Sandra 1 ．：他本來就做不久了。

廖 呆：我就是氣這一點。每個人都把自己的職位當跳板，反正也做不久，所以什麼都不做。

Sandra 1 ．：你不要衝動，這樣對自己也沒好處。

廖 呆：我要是每天想自己的好處，也不會在這裡了！

廖呆衝出去。Sandra 1 嘆氣。

Sandra 2 進來。

Sandra 1 ．：你聽到了。

Sandra 2 ．：可是之前他對我還滿友善。答應讓我繼續幫他做訪談。



Sandra 1 …他的病情回到第三級了。他那個坐過牢的老作家又出現了，每天會跟他共進早餐。更糟的是，現在他還以為自己是醫生。

Sandra 2 …對，他跟我說他做了一個夢，夢見自己是個寫不出新東西的作家，還坐過牢。所以他跟我講話的時候，也許是知道那個老作家並不存在。

Sandra 1 …他在兩種分裂人格當中擺來盪去，我先用鎮定劑控制一下再說。——你床單幫他們換了沒？

Sandra 2 …（吐舌頭）馬上馬上！我不會再遲到了啦。

Sandra 1 …你要不要乾脆搬來宿舍，比較方便？

Sandra 2 …我喜歡自己住，感覺比較自由。不過房東又想漲房租，我根本沒辦法。原本想說等實習期滿，可以拿全薪。現在有點等不及了。可是我東西又超多，宿舍應

該擺不下吧。好煩說。

Sandra 1 …住進來就不會需要太多東西了。

Sandra 2 …可能吧。我這陣子看這些人這樣啊，有時候覺得他們比我開心多了。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書，交他們想像的朋友，不用去討好別人，也沒有利害關係，簡直有點滿幸福的。

Sandra 1 …真的那麼幸福，就不用吃藥了。

Sandra 2 …沒啦，我胡思亂想的。

Sandra 1 …你要是搬進來的話，就可以多值一些夜班，多拿一點薪水。

Sandra 2 …對呀，像現在換季打折，我都不敢去逛，因為沒錢。呵呵。你想去逛百貨公司嗎？

Sandra 1 …我不想，我最怕的就是不斷有人來跟你賣東西，來跟你說我很便宜，有了我會更幸福……

Sandra 2 …如果有錢就不怕了。

Sandra 1 …有錢更可怕。要是買得起，我就會認真

想說那些東西我不是真的需要。如果什麼都沒有，我可以知道我為什麼得不到幸福。可是如果有了那些東西，還不如幸福，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

Sandra 2 …那我跟你說，今天下午呢，我本來想躑班——不是躑班啦，我是想請假去一個地方。很好玩的，不用花錢。

Sandra 1 …什麼地方？

Sandra 2 …同志遊行啦！

Sandra 1 …同志遊行？會好玩嗎？

Sandra 2 …我有朋友要去啦，會有扮裝，還有免費的飲料。

Sandra 1 …好啊，我想想看。如果你把床單洗完，我們下午就一起去。

Sandra 2 …好啊！那你要換套衣服喔。

Sandra 2 把盤子收一收，然後離開。

Sandra 1 點起一根菸抽。

熱門音樂響起，廖呆和 Sandra 2 推著櫃臺進來。百貨公司的打折叫賣聲和電影廣告聲此起彼落。郭老穿著警衛制服過來。

郭 老：小姐，這裡不可以抽菸喔！

Sandra 2 …小姐，上次看的裙子您合適的 size 到了，要不要試穿看看？

廖 呆：小姐，本公司新推出的信用卡低利借貸方案，有五大優惠，兩大保證，紅利加倍計算，請您參考看看。現辦現賺。

Sandra 2 …小姐，這是本季最流行的涼鞋喔，有銅環鑲邊，增加質感，跟義大利同步上市，可是價錢低兩趴，要不要參考看看？

廖 呆：您有會員卡嗎？要累計積分嗎？有兌換券嗎？要加二十元加購特價商品嗎？

人聲鼎沸，音樂增強，一群售貨員衝進來，手持商品一同起舞。

Sandra 1 撕扯自己的頭髮，大叫。

燈急暗。

## 第二幕

一間密閉的書房，布置簡單，光從一扇小窗射進，有如囚室。郭老坐在桌前，暗處是 Sandra 2 拿著一本筆記。桌上有支錄音筆。

郭老：每天我其實都是被自己嚇醒的。我的第一個意識就是自己還躺在監獄的床上，要花好長時間才能確定自己在哪裡。確定我出獄以來的生活，是真的，不是一個夢。

也許這真的是一個夢，只是我還在夢裡，還沒有醒。

他盯著觀眾久久，然後看到暗處的 Sandra 2。

郭老：其實我非常羨慕你們這一代，可以盡情寫自己的私生活就好。寫你們的小貓小狗，寫你們的早餐，寫你們到國外流浪或者是 shopping，寫你們擔心別人愛你愛得不夠久，或者擔心自己愛別人愛得太久。寫舒曼、布拉姆斯的苦難，而不用操心自己的苦難。因為說到底，你們他媽的還有什麼好操心的！

每次看到又一個寫猶太人大屠殺的作家得到諾貝爾獎，我就想，果然苦難也有大小之分。臺灣人死不足惜，臺灣人被關一輩子沒關係，臺灣人的苦難已經過

完了，反正那個時代過去了，我們受的苦也不用再喊，再喊也不會有人理你。不要說得什麼獎了，你嘴巴再講都沒有人要聽了。你只像一個幽靈，活在太陽照不進來的陰影裡，只有神經病才會聽到你的聲音。

Sandra 2：可是我聽得到你的聲音啊！我覺得你的小說真實感超強的。雖然解嚴以後我才出生，可是你的文字超有魅力。好像很多話都藏起來不說，可是又像什麼都說了。這種真實感，我覺得，讓我自己生活都變得好不真實耶。即使我把自己的照片都登在書裡，可是根本都真實不起來。我開始寫作以後，就很想寫一本更真實的書。可是我沒有這種生活體驗，所以怎麼寫都寫不出來。

郭老：根本不是這樣，你錯了。我寫的都是別人的故事，不是我自己的痛苦，其實真

正痛苦的經驗是寫不出來的。因為你會逃避，會不願意去想。連我太太都不知道我真正的痛苦，更不要說是寫了。那是不可能寫的。也許做噩夢還會夢到，可是一醒過來就會自動忘記。你也別想去寫這種東西。這種東西你不懂，是你的幸運，是你最大的幸運。

Sandra 2：可是我的痛苦就是我不懂真正的痛苦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活著。我身邊的人我都知道他們要什麼，他們就是要我的身體，我唯一的本事就是把他們揭發出來。讀者就要看這個，可是我要的不是這個啊，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讓我進去你的夢裡，我們來合寫，我幫你寫出來。

郭老：別開玩笑了，你怎麼幫我寫？你寫自己都寫不好了，還想寫我？

Sandra 2：你不是說寫自己最難嗎？那我來寫你，



不是更容易？你看你罵我我都沒有生氣，就證明我是很好的合作夥伴了不是嗎？

郭 老：你們這些小鬼，就只會耍賴。你到底爲什麼對我坐牢的事情那麼感興趣？

Sandra 2 去年文化部送我去法蘭克福書展的時候，我偷溜去柏林找我同學。她嫁給一個義大利人，她老公剛好要到柏林工作一年……

郭 老：文化部送你去法蘭克福書展？

Sandra 2 唉呀聽說現在談翻譯出版，年輕作家的題材比較有機會。不過我知道你要罵我什麼啦，就不要罵了，是文化部太膚淺了嘛！好啦我接下去說，OK？反正我去了柏林，我同學帶我去參觀一個叫什麼Staci的博物館，就是以前東德秘密警察的總部，裡面展的都是以前他們怎麼竊聽、怎麼刑求、怎麼埋伏線民的資料。

料。我英文也夠爛，都是我同學在跟我解說。她其實是對間諜小說感興趣，才會約我去那種地方——

郭 老：重點。講重點。

Sandra 2 我講的都是重點啊！我覺得德國人太讚了！可以這樣面對自己的歷史。而我呢，我連警備總部在哪裡都不知道，更不要說白色恐怖有多少人被迫害——

郭 老：這些已經很多人寫過了。不止是我。你沒去讀而已。

Sandra 2 我知道。但是我這次來駐村啊，剛好遇到你，我就在上面圖書室把你的書翻了一下，哎我覺得比那間博物館的東西深刻多了耶！我就想，要是用你的經驗，加上我的想像——

郭 老：幸好臺灣沒有一間這種博物館。

Sandra 2 吭？

郭 老：幸好沒有。這種博物館太可怕了，你都

不曉得會揭發出什麼東西來。

Sandra 2 可是你寫的不就是在揭發隱藏的歷史嗎？

郭 老：那是小說！小說可以假語村言、移花接木，讓人可以想像、可以接受。歷史是不可能讓所有人都接受的。

Sandra 2 那不就跟寫童話一樣？那我們沒有經歷過的人，不就像永遠活在兒童世界一樣，聽大人愛怎麼騙怎麼騙？

郭 老：兒童是最美好的時期，停留在兒童期，正可以永遠保有青春活力，對未來有期待、對人性有信心。

Sandra 2 你一個坐過牢的老先生講這種話，真的很奇怪。

郭 老：葛拉斯加入過禁衛軍，昆德拉幹過線民。這些人批判極權，因爲他們都有人家不知道的痛苦，所以才寫得那麼深刻。可是最深層的東西，他們自己也不

見得能面對。

Sandra 2 那些人我不熟啦。那你不能面對的東西是什麼？

郭 老：我沒有他們那種經驗，那太可怕了。

Sandra 2 你沒有怎麼知道多可怕？你也幹過線民？

郭 老：（拍桌子）你這小孩子懂個屁！

Sandra 2 這有什麼了不起？我也跟老師打過小報告啊，不然我成績那麼爛怎麼畢業的？

郭 老：無恥的一代！無恥的一代！

Sandra 2 所以打小報告很痛苦？

郭 老：我太太都不知道，我連她說什麼都得報告！我——（忽然發現失言）

沉默半晌。

Sandra 2 他們沒有對她怎麼樣吧？

郭 老：她當然沒有怎麼樣。



Sandra 2 … 你沒有背叛她就好啦。

郭 … 我當然沒有背叛春美。是她背叛我。

Sandra 2 … 她害你坐牢？

郭 … 不是，不是！你全弄混了！

Sandra 2 … 你這樣愛講不講誰搞得清楚嘛！

郭 … 我不想講了。

Sandra 2 … 那我就亂猜了。

郭 … 訪問結束了！

Sandra 2 … 那我就這樣寫了。

郭老伸手想拿桌上的錄音筆，Sandra 2 快手搶過去。

郭 … 老：你什麼也沒問。都是你自己在講。

Sandra 2 … 可是你講了很多。

郭 … 老：事情不是這樣的。

Sandra 2 … 那是怎樣？

沉默半晌。

郭 … 老：你答應我不能寫。

Sandra 2 … 我在我背上的刺青發誓。

郭 … 老：這是發什麼誓？你背上刺了什麼？

Sandra 2 … 媽祖。

郭 … 老：真的？

Sandra 2 … 你想看？

郭 … 老：不用了。我相信。

Sandra 2 … 很多人都看過。無所謂的。我在書裡也寫過，我歸她管。

郭 … 老：我沒看過你的書。

Sandra 2 … 所以嘍！

郭 … 老：你幹嘛在背上刺個媽祖？

Sandra 2 … 這是我們這次談話的主題嗎？

郭老語塞。

Sandra 2 … 你真的想知道？

郭 … 老：算了。

Sandra 2 … 所以你太太背叛你？

郭 … 老：她沒有。

Sandra 2 … 你自己說的。

郭 … 老：我沒有。

Sandra 2 … (舉起錄音筆)聽錄音。

郭 … 老：好啦，我是這麼說。但是她只是精神上的背叛。

Sandra 2 … 她喜歡別人？

郭老沉默。

Sandra 2 … 在你坐牢的時候？

郭 … 老：我坐牢那十二年，是我們感情最好的時候。

Sandra 2 … 那是你出獄以後？

郭 … 老：我也不清楚。我提前出獄，春美非常開

心。

Sandra 2 … 然後？

郭 … 老：然後她又重新開始寫作。

Sandra 2 … 對了她寫散文對不對？

郭 … 老：什麼都寫。散文、小說、兒童文學。可是我坐牢的時候，她沒心情寫，也不敢寫。心全放在學生和小孩身上。

Sandra 2 … 然後她重新開始寫？

郭 … 老：對。說是寫小說，也不知道是寫什麼，我也沒在意。老實說我那陣子煩透了，根本沒法管她寫什麼。

Sandra 2 … 所以當線民是提前獲得自由的代價？

郭 … 老：那不算自由——不是，我是說，那不算線民。我沒在幫他們打聽誰。

Sandra 2 … 但是你有報告的義務？

郭 … 老：出獄以後，朋友都遠遠的躲著我，也沒什麼好報告的。

Sandra 2 … 那你太太——



郭 老：春美當然不知道。怎麼能讓她知道。後來想報些不痛不癢的東西，就看看她在寫什麼。

Sandra 2 … 在寫什麼？

郭 老：給一個學生的信，幾十封。

Sandra 2 … 男生？

郭 老：畢了業的學生。想留學，沒去成美國，跑去宜蘭當實習教師。

Sandra 2 … 信裡有問題？

郭 老：我也說不上來。問題不在信裡。而是在，我問她的時候，春美說那不是真的信，那是她在寫的小說。

Sandra 2 … 哦。

郭 老：何必這麼遮遮掩掩？我覺得有問題。一定有問題。春美堅持說沒這個人。我就打了報告上去。後來他們告訴我是誰，讓我追下去。

Sandra 2 … 警總還兼外遇徵信？

Sandra 2 拍拍郭老的背，像母親一般安慰他、憐憫他。

Sandra 2 … 會過去的。你知道，美國有一個女生，打嗝打個不停，讓她沒辦法工作、沒辦法上學，她看醫生、甚至去針灸，全國的人幫她建議各種祕方，都沒辦法讓她停止打嗝。過了一個多月，有一天，不知道為什麼，她突然就好了。

郭 老：不會，我不會好的。

Sandra 2 … 有一天睡一覺醒來，這些就會統統過去了。你會真正得到自由的。

郭 老：我可能再也醒不過來了。

Sandra 2 繼續安慰他，親他，兩人最後熱吻起來。

Sandra 1 此時突然開門闖進來，打扮得

郭 老：他們是被我利用的。我被關了這麼久，牢裡來來往往多少人，早就弄清楚他們思考的方式。

Sandra 2 … 結果？

郭 老：結果那個學生就被抓了，判了六年。

Sandra 2 … 這是你的報復？

郭 老：報復？我報復誰？春美等了我十二年，我讓她這麼失望。她後來什麼都不寫了。那六年，那六年，我等於重新又坐了一次牢。我知道她不快樂，但是她還是努力要讓我快樂。她也不明白，我為什麼快樂不起來。我什麼都不能講，你知道嗎？再痛苦，我也什麼都不能講。

Sandra 2 … 這不是你的錯。你被抓起來，你太太愛上別人，這都不是你的錯。

郭 老：是我的錯。我可以更有骨氣一點。是我的錯。是我的錯……（崩潰）對不起，我對不起你，你能原諒我嗎？

很年輕，像個小女孩蹦蹦跳跳。她突然轉身，拿出拍立得相機，鎂光燈一閃，拍下兩人擁吻的照片。兩人也就此被定格。

Sandra 1 …（揮舞照片）哇！本期《伊週刊》報導，老作家婚外情，搭上小他三十七歲的流行女作家。心理學家分析，這是長期監禁造成人格扭曲。社會學者表示，臺灣民眾經過長期戒嚴，也都不自覺染上自我弱智化的戀童傾向。教育部要求，各種版本的教科書必須將郭老的文章刪掉。國家文藝基金會聲明，不會將郭老排除在下年度國家文藝獎的候選名單之外，一切交由評審裁決，絕不干預。網路書店統計，女作家的銷售指數再度攀上高峰，但老作家的絕版書仍然乏人問津。今日全天的新聞和跑馬燈，已經將



這則新聞變成全臺灣的首要大事，晚上計有七個談話性節目將針對這個話題，予以深入剖析。——不過，文茜世界週報已經深入追蹤美國打嗝少女 Jennifer Mee 的情況，發現她在打嗝事件三年之後，夥同兩位朋友，搶劫並且殺害一個被她誘拐到家裡的二十二歲男生，死者身中四槍。

廖呆醉曠曠地闖進來。

廖 呆：（對 Sandra 2）你跟這老傢伙有什麼好聊？他只是會編一些傷心故事，騙財騙色而已。他的故事有幾十個版本，每個都很可憐，你不曉得他騙過多少人！

Sandra 1：廖桑，你又一早就喝酒了！小心館長把你開除！

廖 呆：你去報告啊！誰不知道你是館長的眼

線。

Sandra 1：我才沒興致打你的報告。不過我警告你，我剛剛看到，洗碗機的碗盤洗完，你又沒有歸位。

廖 呆：他們要用自己會去拿嘛！有什麼了不起？你最了不起。館長最了不起。我跟你說，最有資格當館長的是我。等上級發布命令，你們就完了。

Sandra 1：你搞清楚你是領薪水來打掃清潔的，回去看一下合約好嗎？正事不幹，做夢很行！館長是靠作品當上館長的，你呢？你寫過的書哪一本還買得到？

廖 呆：現在誰還看作品？媒體最大！跟你說，媒體絕對會挺我！四大報的記者，我都認識！《伊週刊》編輯裡，還有我學生！我要爆的料，不怕沒有人登。你們絕對會後悔！你們這些婊子！全都是婊子！

廖呆衝出去。Sandra 1 憤然拿手裡的相機扔他，扔到一面牆上，書房的牆壁緩緩向後倒，另兩面牆也隨之倒塌。

露出來的四周，是一大片寬闊的綠色草地。

郭老抬起頭，拭去淚水，走向臺前。

Sandra 1 和 2 望著他。

郭 老：我太太離開我之後，我就放棄了寫作。事實上，後來的寫作都像是在贖罪，發現怎麼贖也贖不完，放棄，就顯得很容易了。我到一家百貨公司去幹警衛，每天聽人家分派，做些指揮交通、維護秩序、幫孕婦提東西之類的雜事。後來百貨公司整棟樓要改建，老闆就把樓炸了。炸完了先修成公園，聽說過兩年可

以賺到更多容積率。

失業的日子，我就常常到公園坐著，想著我沒寫出來的那些小說。這兒以後會再蓋起來更高的大樓，會有更多人來買東西。可是現在，這片草地真好，真開闊。坐在這裡，我哪兒都不想去了。我哪兒都不想再去。

公園慢慢有人進來，運動、上班、上學、遛狗、買菜、推嬰兒車、推輪椅上的病患、曬太陽、看書、情侶在談情說愛，有同志遊行經過，Sandra 1 和 2 加入他們。

有人開始唱歌。

（全劇終）